

## 一本书

## 把细节和情感编成花环

□ 丁帆

舒晋瑜是我交往多年的朋友。她兼有文学作者、编辑、记者三重身份,擅长将作家访谈写成好读好看的散文,记录下许多不可复制的文学现场。这本《读作家记》,是她积累多年的作家印象记,文体介于传记、评论与散文之间,既呈现了作家的精神风貌,营造出属于作家的独特气韵,又保持了批评的锐度与温度。

书中的记录,没有停留在生活轶事,而是试图触及作家“如何成为作家”的秘密——如何观察世界,如何处理语言,如何在生活中打捞出文学的灵感。这种洞见,让印象记超越了私人回忆,成

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,既是通向作家的桥梁,本身又是独立的文学作品。

有的文学批评,追求理论的严密与体系的完整,这当然重要;但还有一种批评,是从人出发,从作家的生命经验出发,从文本的细部出发。《读作家记》里没有高头讲章,不玩概念术语,属于后一种。写王安忆,作者说“她也不苟言笑,似乎不太容易亲近”,可紧接着就写王安忆亲手织毛衣送给史铁生,写她跑到家具店,一笔笔画下藤椅的样子寄给陈世旭。这些细节,让一个“高冷”的作家瞬间有了温度。写刘震云,捕捉到他喜欢坐二

等座、喜欢吃方便面,看似闲笔,实则道出了一个作家与生活的关系:真正的好作家,永远不会与普通人的生活隔绝。

作者对“疼痛”有一种特别的敏感。写刘庆邦,标题就是“书写疼痛,超越疼痛”,刘庆邦说:“作家写小说,从来都不是坚强的表现,而是脆弱的表现。”一个时代的文学,说到底是一个时代心灵史的记录。当然,不只有疼痛,它更是一部关于热爱的书。写王蒙,80多岁还在“撒着欢儿写”,把写作比作“页页



情书给生活”;写马原,60多岁还在云南的大山上盖房子、写童话,“尽量让一生离自己的心近”……这些作家,哪一个不是把写作融入了生命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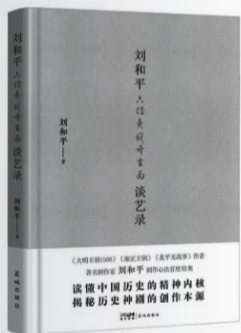
读这本书,让我想起德国文学评论家本雅明笔下的“拾穗者”。他们在收割过的田野里,弯腰捡起

那些散落的麦穗。那些麦穗,就是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和情感。作者把它们一一拾起,编成花环,献给读者,也献给文学。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。

来源:《人民日报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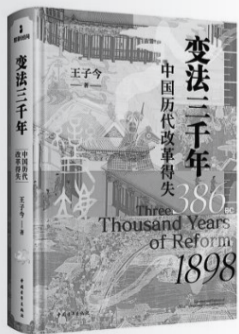
## 书架

## 《六经责我开生面:刘和平谈艺录》

刘和平 著  
花城出版社出版

作者以剧作家身份复盘作品的幕后故事,传递以史为魂、以人为本的创作心法。

## 《变法三千年:中国历代改革得失》

王子今 著  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本书精选中国历代重要变革史实,还原改革者真实面貌,提供跨越时空的历史镜鉴。

## 田坊看大戏

□ 查晶芳

戏台设在村口马路边的小广场上。车门一开,嘈杂人声便灌满了耳。眼前这盛况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料:戏台上还空空的,台下简易看篷里已是人头攒动,连广场的角落角落都挤满了人。老人最多,中年人也不少,还有几个孩子在人群里跑前跑后。小龙说,好些年轻人都是送爷爷奶奶或父母来看戏的。

小龙从办公室端来凳子,给我插了个空。坐下后,我跟旁边几个老人聊了几句,竟都是外乡的,还有邻县的,专程赶来看戏。太阳暖融融地照着喧嚷盈天的小广场,人在初春,恍若临夏。

咣!咣!咣!锣鼓敲起来了,一声紧一声。

舞台边的字幕条上出现了戏

名:《狸猫换太子》。蓝色大幕缓缓拉开,众侍卫簇拥着一位头戴冕旒冠、身着黄龙袍、气宇轩昂之人上了台。剧情精简过,略去了“换子”和“救孤”的章节,一开场,太子就已登皇位。戏从包拯陈州放粮开始,着力还原“李妃流落”和“沉冤昭雪”的情节。这两段无疑是全剧最令人揪心也最让人解气之处。

戏里唱的是我们安徽黄梅调,乡音入耳,亲切得很。当看到顶着一头凌乱白发的李妃枯坐寒窑,睁着瞎了的双眼,用凄婉悲凉的唱腔诉说不幸时,全场陷入了寂静的深渊。随后,听见有人吸鼻子的声音,还有老奶奶捏着手帕、边擦眼泪边低声嘀咕“造孽啊!”而当收留李妃的范仲华出场,原本凝重哀凄的氛

围瞬间就被打破了。演员很有喜感,身材矮胖,走路微晃像迈着八字步,一副憨拙模样。戏演到包拯接过李妃的黄丝绢,承诺为其伸冤昭雪时,台下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,有人长长吁气,笑道:“这下好了,终于遇到包青天了!”

高潮部分是仁宗亲自寒窑接母还朝。李妃凤袍霞帔,扬眉吐气;范仲华亦官袍加身,精神抖擞。台上台下,喜气洋洋。

“这世间还是有公道的哦!”“老话讲得不错,好人有好报!”“你可晓得晚上唱什么啊?”“今晚唱《小辞店》,你来不来?”“来!”

忽然想起小龙朋友圈那句话:田坊村的生活有点甜。

来源:《扬子晚报》

## 书悟

## 买书漫记(节选)

□ 朱航满

雨枫书馆、野草书店、柏拉图书店、墨盒子书店。不远处的五道口,也曾有过光合作用书房水木店。在我看来,成府路和美术馆东街、王府井大街,以及琉璃厂,是北京最有书香气息的几条街道。一个城市,如果有这样几家安静的书店,即使不常去,也会令读书人产生特别的感情。

毕业后,我曾在石家庄工作过一段时间。单位在郊县的山脚下,我每周都会去一趟市里。买书是重要的一件事。没多久,我注意到,报纸上每周都会刊登一个名为嘟嘟知识书店的推荐书目,地点就在青园街。于是我专程去了,没想到店面很小,大约十平方米,但选书真是非常合乎我的口味。由于后来常去,我便与书店的老板熟悉了,才知

道,他选书,就是按照万圣书园的标准来的,像是万圣书园开在石家庄的一个小分店。后来,我也写过几本小书,却也离开石家庄了,但我因此会怀念这座城市。

豆瓣书店闭店半个月,万圣也已经搬到五道口了。我从南方回京开会,专程去了一次万圣。在商业气氛浓厚的商场里,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万圣的书,显得有些冷门,但如果想读书、做学问,却是必备之品。我忽然有种感觉,如果哪天没了这样有着纯粹学术气息的书店,北京是不是会少一些特别的气质。那天,我在万圣买了一册《汉魏六朝文精选》,从喧嚣的商场出来,北京大雨如注。

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